

# 阶级觉醒的新曙光 ——记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 工人的罢工

日, 06/06/2010 - 11:30 — wkf



作者：孟春

正当富士康员工“十三跳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广东佛山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人的罢工忽而兴起。如果说前者充分表现了受雇劳动者令人震惊的“弱势”地位（但只能唤起同情、愤怒和叹息），后者虽然前景未明，但已足以展示中国工人阶级令人振奋的斗争潜力——仅一千多名工人在单独一厂内的罢工，就切断了整条生产链，令相关组装厂因零部件供应中断而被迫停产，日损失产值可达 2.4 亿元。[\[1\]](#)

高端产业和血汗工厂

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广东佛山南海狮山工业园区，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，供应给另外三家中日合资的整车厂。1800多名员工中有七八成是技校未毕业的实习生，“他们和公司签订的是实习合同，不受《劳动法》保障，工资低至每月900元，低于最低工资水平，也没有购买任何社会保险。……扣除宿舍的水电费后，工人每月只能拿到700多元。实习生在实习约一年并取得毕业证之后才能转为正式员工。但是即使正式员工的工资也只是每月1000元。”<sup>[2]</sup>

这家本田的独资公司作为“高端产业”落户南海，与当地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举措有关。它所生产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是汽车的核心部件。“迄今为止，国内已经有不少能够自行研发制造发动机的企业，但却没有一家能够自行研发制造变速箱的国内企业。”<sup>[3]</sup>“在汽车行业，许多外资工厂的一些关键部件全部进口，据说是技术保密。于是，在中国就只剩下简单加工和组装。”<sup>[4]</sup>土老板们对本田的“技术封锁”和超额利润又嫉又羨，多少对罢工事件幸灾乐祸。这且不提。只提一点：所谓高端产业，跟血汗工厂其实并行不悖。

在本田公司的这个高端产业里，工人们被迫每天重复着“一人一个步骤”的流水线机械作业。公司一点不担心熟练工人嫌低薪而辞职，反正新招员工培训七天（后改为三天）后即可上岗，因此以长年大量招聘工人、技校实习生来对付工人的高流失率。此外，“工人反映，工作环境极差，车间很热，噪音大，加上汗味‘臭死了’，还得带耳塞、眼罩、口罩，口罩是很厚的棉口罩，一天工作下来，拉下口罩一抹，满脸都是蓝色的油。”<sup>[5]</sup>媒体乐于强调本田工人是无技术的劳动力（“他们承认，干的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就是拧个螺头什么的”<sup>[6]</sup>），似乎他们拿着低工资是理有固然。有工人答道：“你说我们的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？那好，你去做看下，你知不知道里面对质量的要求是多高。”

通过垄断该技术，本田赚取了大量超额利润。这使得国人（包括工人们）大为愤慨。但其实，换作中华资本，也会如法炮制。资本的本性不因国籍而异。中华资本愤慨源于嫉妒，工人的愤慨则源于：你赚取了这么多利润，却仍如此苛待我们！

## 罢工事件回顾

罢工的导火索起于佛山市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（2010年5月1日起，从770元提高到920元），资方把工人的工资收入中的330元补贴扣去150元算入底薪，工人实际月收入保持不变。这本是多数企业的惯常对策，但工人们蓄积已久的怨气终于被激发起来。这些工人每月领着一千元多一点的低薪，涨工资的机会少、

幅度小，扣除生活费后所剩无几，有些工人甚至每月要背债，同时，劳动强度却不断增大<sup>[7]</sup>。私下抱怨过后，便有工人计划停工。

5月17日上午，变速箱组装科的100多名员工停止工作，要求提高工资待遇、改善福利，那时工人们还不知所措，参与者不多，只有200多名其它科的员工响应。厂方为防止罢工扩大，表示要收集员工的意见，一周后答复。于是工人复工。

19日中午起，工会、政府官员、劳动部门、劳资双方开会谈判。各班工人推举出来的数十名工人代表书面提交了108条意见，包括要求把基本工资提高到1800元。公司答应24日给工人答复。<sup>[8]</sup>

“经过连日来的激战，我们都心里很清楚领导是不会为我们做任何事的”<sup>[9]</sup>。工人很快知道了公司的承诺只是缓兵之计，现正积极探讨如何对付罢工者，主要手段就是开除带头人并分化工人。

5月21日晚2勤<sup>[10]</sup>工人上班10分钟后，有人提出罢工，得到其他工人的响应。组装科停工，并集合了其他科的工人一起罢工。3勤、1勤的工人跟着罢工。这样，停工波及全厂。<sup>[11]</sup>日方管理人员追逐带头工人，夺走其中2人的工牌。管理层立刻着手镇压、威胁、分化。<sup>[12]</sup>

22日是周六，公司要求员工加班，以补回原先罢工的欠产。工人则以继续罢工来响应。到中午，公司不停地广播开除两名带头工人的通告，来吓唬罢工工人，虽然两人在罢工前就申请离职并已获准。资方的威吓手段还包括给罢工工人们拍照，以保留“证据”……于是我们从媒体和网络上看到，工人们统一戴上帽子和口罩，“防止被所谓的‘领导’偷拍”。

他们住在厂外，每天照常乘通勤车到厂，不去车间，而是集合在篮球场上。因为分散到各科就会遭到打压和分化。大家对罢工策略、口号及各个方面的细节都做了讨论，一些重要决定以传纸条方式相互告知。实习生和正式员工紧密团结。此后，各地记者蜂拥而至。23日，工人建立的“罢工起义（本田）”QQ群被以“非法集会”为名封闭了。

5月24日谈判中，资方把每月生活补贴由65元增至120元—155元，但不肯增加基本工资。资方还逼迫实习生签署《继续实习确认书》，承诺“绝不领导、组织、参与怠工、停工、罢工；不参与未经公司事先许可的集会”。工人愤怒地拒绝了厂方的方案，继续罢工。26日，资方或许感到事态变得严重，于是又提出新方案：实习生增加工资及生活补贴共477元，正式员工增加340—355元。这与工人的要求仍然相去甚远，因而再次遭拒。

27日，工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向总经理递交了一份书面的《工人要求》，主要内容有：1、基本工资提高800元，年度加薪不可少于15%；2、追加工龄补贴，一年加100元，10年封顶；3、因罢工被辞退者必须安排复工，保证对罢工的员工不秋后算账；4、支付罢工工资；5、重整工会，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；等等。

## “依法维权”·罢工权·工会

中国工人目前的“维权”行动多数局限于“依法维权”。一旦老板“守法”，工人往往就束手无策。国内的劳工服务机构亦然，连“生活工资”的倡议也仿佛是很不“现实”的远景，甚至认为“多数企业连最低工资标准也没达到”，言下之意，能督促老板们守法，就是天大的进步了。本田和许多外企大抵站在法律边界或模糊地带，带头遵守“最低工资标准”亦即“饥饿工资”，从而成为当地“最高工资”的楷模。本田即是如此。工人之所以抗议“日本支持者”的高薪，或援引“同行业工资水平”[\[13\]](#)，与此有关：

“不管佛山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多少，日本人可以拿上万的月薪，中国人每月几千就不多！！同工同酬就是罢工的最大理由！”

“一个月千把块钱除了吃住等日常基本生活开销还剩下个毛，我们怎样报答父母？怎样找老婆？怎样养育下一代？我们不是天生的廉价劳动力……”

罢工权和工会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。《佛山本田工人高喊“罢工到底”要求重整工会》的新闻标题就颇为吸引眼球。本田工人的这个要求，源于对工会无所作为乃至充当资方打手的气愤。关于外国工会如何捍卫工人利益，甚至各国政府及老板如何尊重或顾忌工会势力的神话，在媒体和网络上四处纷飞。在被剥削者那里，这种误解源于与国际工运的隔绝，以及长久以来自我组织与斗争传统的中断。在中华资本的谋士那里，则出于改良的深刻需要（用全总的话说：维稳的前提是维权。这当然不是目前的官方工会胜任的）。而在别处，例如在韩国双龙工会斗争及福特汽车破产事件中，民间主流媒体则表达了对脱出资本控制的工会力量的担忧：“在民主的旗帜下，韩国每年发生11000多次工会组织

的罢工或游行，参与人员多达近 400 万人，工会组织逐步演化为某些政治组织团体的工具。” [14]

罢工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后，网络上的删帖行动终于展开，许多大网站上的相关新闻已奉命撤下，评论被关闭。5 月 31 日，传来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：警方封锁了工厂附近的道路，同时，200 多名狮山镇总工会人员进厂和公司管理人员一道逼迫工人复工，并动手打伤多名男女员工。这些人员一律头戴黄色帽子，身着便服，胸前挂一张狮山镇总工会牌子——向来备受中国各阶级嘲笑的官方工会忽然一洗无所作为的猥琐形象，奋勇冲上阶级斗争的舞台，对着工人大展拳脚。不过，关于这些工会人员的真实身份，有不同的传闻，有说是警察、治安队，也有说是公司或工会主席花钱雇请附近的村民和流氓混混当打手。还有传闻称，这些人故意制造事端，一旦工人反抗，立即抓人。事后，该工会发布了一篇厚颜无耻的“道歉信”，称“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……上述 40 多名员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大多数员工的权益，同时也破坏了工厂正常的生产秩序”，还说工会曾“努力为大家争取利益……包括‘5 月 26 日厂方宣布的加薪方案，方案明确在 5 月 27 日复工的前提下，正式员工的工资和补贴增加 355 元，实习生工资和补贴增加 477 元。期后，工会再次经过艰辛的努力，说服厂方于 5 月 31 日将原来的加薪金额分别提高到 366 及 488 元’”，[15]也就是分别提高了 11 块钱……

第 2 天（6 月 1 日），早班工人被召集开会。据报载，公司提出加薪 24% 的方案，“承诺不处罚参加罢工的人员”，却避而不谈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围殴工人一事。工人不同意资方的方案，并要求“先把打人的事情解决！”为此，他们正集合起来开会。据说目前工人已复工，等待三天后（6 月 4 日）资方的答复。有工人这样解释“政府的高度关注”：

“如果工人的要求得逞，全国各地定会掀起一股底层收入群体与资方的利益大战，一直以来的良好投资环境将被打破。政府为何要以打手的形式现身，不言自明，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，在不损害大局利益的前提下，为维持一方经济的繁荣，政治的稳定，不得不牺牲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。”

这“良好投资环境”自然不光是为了日企，而是为了全体资本家的利益。不管工人是否自觉意识到，从根本上说，工人提高工资及重整工会的斗争，触犯的不只是日企，也是整个行业乃至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。

### “新工人”和阶级斗争的曙光

本田工人和其它私企里的工人有所不同，他们——包括实习生（正式员工同样多半是由技校生转正而成）——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“工人”，而非“农民工”。记者也意识到这一点：“他们是不同的一代工人，有不少来自二、三线城市，他

们不是简单的农民工二代可以概括的。” [16]相比 于国企老工人，以及上一代来自农村的工人，我们可以称之为“新工人”。虽然他们的处境和“农民工”没有多大不同。他们同样害怕丢掉饭碗，害怕来自资方和 官方的威胁，在罢工之初尤其如此。 [17]但 这些恐惧很快随着罢工的全面展开而消退。

“我们这些实习生全是 17-18 岁，没有什么 社会经验，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所以成为日本人第一批下手的对象……什么炒人，什么拿不到毕业证，什么要学校赔偿损失？我们还是很年轻，很脆弱，你们这样给 我们压力，你知道我们多害怕吗？你知道我们多无助吗？……我是不会屈服的，不但为了利益，更重要的是尊严。……从学校出来的第一份工作就令我感受到这个弱肉 强食的社会。” [18]

斗争令许多工人的意识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，也变得更勇敢了。跟以往常见的把希望寄托于上层的受 害工人们相比，他们之中几乎没有这种幻想，甚至有工人说道：“从来就没指望过政府。”虽然他们也曾希望工会保持“中立” [19]。他们的行动激起了许多其他地区工人的勇气。周边一些工厂因为害怕也发生工潮，主动给工人加薪。他们的发言和讨论散布在许多论坛和 Q 群里，体现出更为纯正的 工人阶级意识，受雇劳动者的意识。他们在罢工中的策略和有理有节的行动不乏可圈可点之处。这一切都昭示着阶级斗争的新曙光，值得我们认真收集和整理，另文 详加分析。本文只能从略。

2010 年 6 月 3 日

---

[1] 工人罢工初期曾估计本厂停工每天损失上千万

[2] 见全球化监察：《谴责本田和中国官方工会打压罢工，支持工人争取提高工资及改组工会》，2010 年 5 月 31 日

[3] 宁平《探究本田停工门背后：核心技术遭封锁》中国经营报 2010 年 5 月 29 日

[4] 《本田工人薪资低于保安 员工诉说不公待遇》，经济观察网 2010 年 5 月 27 日

[5] 《财新记者直击本田罢工现场》2010 年 05 月 28 日

[6] 《本田工人薪资低于保安 员工诉说不公待遇》，经济观察网 2010 年 5 月 27 日

[7] “2008年一条变速箱生产线的产量约为每天600台，而现在一条线的产量提高到了每天1200台，可人手并没增加多少”（《月入仅千元 本田汽车数百工人罢工》南方网，2010-5-18）。工人也谈到“一条生产线产量600台一天，如今1200台一天，一不给你加人手，二不给你加设备”。

[8] 《传言厂方欲“换血” 本田工人再罢工》，每日经济新闻 2010年5月22日

[9] 本田工人的网上发言，不一一注明。

[10] 即第2班工人。

[11] 当时员工中有传言：公司不会答应加薪，并且已赴湛江等地大量招工，打算换掉17日参与罢工的所有工人（见《传言厂方欲“换血” 本田工人再罢工》，每日经济新闻 2010年5月22日）。还有传言说，工厂将在积累库存之后，将参与停工的员工全部辞退（见《低成本扩张受阻 本田面临停工成本劫》，中国经营网 2010年5月29日）。据说这些传言促使全厂工人决定加入集体罢工。

[12] “科长同系长守住走出科室的两道门。公司的想法先对实习生进行镇压，然后到正式员工，一步一步来。并拿出一张条款出来威逼实习生签名，一张是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，一张是不想继续留在公司工作的，分开1线跟2线，想逐个击破，打击工人们，而且说出一些实习生与校方联系解除协议等恐吓的字句。”（见工人发帖《【本田罢工】南海本田罢工门 四日后详细情况（现场）》，2010年5月22日）

[13] 但汽车行业工人的低薪其实也是普遍现象：“近年汽车行业进入高速增长和高盈利，汽车制造工人并没有分享这一红利。‘汽车制造工人普遍处于底薪水平’，上海康桥学院汽车工程系教授裘文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”（《本田中外员工工资相差50倍 数百工人罢工》，每日经济新闻 2010年5月21日）

[14] 《双龙今日面临破产 4000名警察血战工厂》网易汽车 2009年8月6日

[15] 《南海区总工会、狮山镇总工会致本田员工的公开信》财新网 2010年6月2日

[16] 《本田罢工事件记者采访手记（新闻终于被和谐后，在微博上发出的致歉信息）》，南方台王世军。

[17] “总经理笑你们一听到‘谁不愿意工作的可以马上办离职手续’就个个都担惊受怕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就知道他们怕被开除。”（本田员工发帖，2010年5月23日）记者的采访也印证了这点：“对于是否担心会因为罢工被辞掉，小李说，一开始的确担心过，所以采取了些办法保护自己，比如戴口罩、

戴帽子，不在近距离接受电视台采访等。”（《一位本田工人眼中的本田》，财新网 2010 年 5 月 28 日）后来有工人咨询律师，得知“如果炒了我们，还要赔补偿金给我们：工作满一年赔一个月……不满一年按一年算。我们如果主动离职的话，那公司还赚了，正中公司的下怀”。

[18] 本田员工“实习生”的发言（2010 年 5 月 23 日）

[19] “采访笔记 6：为什么要求改选工会，年轻的工人说，我们不需要他们偏袒哪一方，我们只要他们中立，可惜，那些工会的人，不但没有帮助我们，5 月 17 号后，连来了解我们的情况的行为都没有，这样的工会我们不要。”（《本田罢工事件记者采访手记》，南方台王世军）